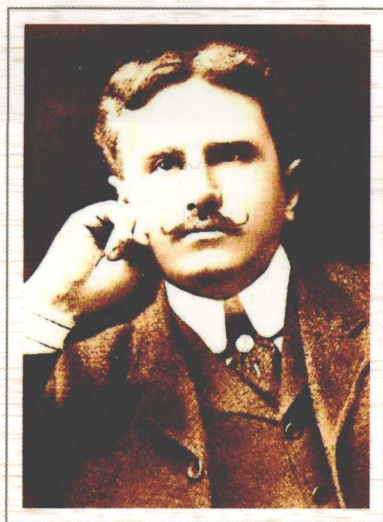




贾平凹 主编

语文新课标推荐读本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qingshaoniankewaiyueduxiliecongshu

语文新课标
必读



【美国】欧·亨利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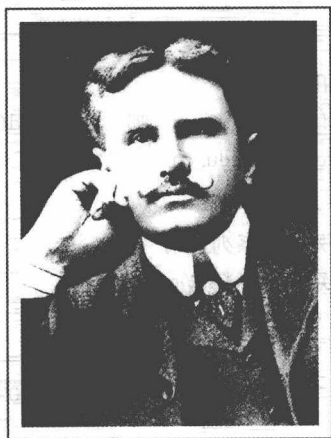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欧·亨利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身为美国人的欧·亨利，其作品有着天生的豪放不羁的线条。他黑色幽默的笔调，勾画着人生的千姿百态，欢笑、泪水、叹息，生命美好的瞬间都在他的笔下散发出独特的光芒。欧·亨利的小说结局往往出人意料，以深刻的印象给人以思考。



南京大学出版社

【美国】欧·亨利 / 著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 OU · HENGLIDUANPIANXIAOSHUOJINGXUAN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 冯雪松编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6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ISBN 978-7-305-06197-4

I. 欧… II. 冯…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941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书 名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著 者 [美国]欧·亨利

编 译 冯雪松

责任编辑 文 婷 编辑热线 025-83207098

审读编辑 陆蕊含

照 排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15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197-4

定 价 15.8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欧·亨利(1862—1910年),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出身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家庭。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在十多年时间里创作了两百七十多个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王。

欧·亨利之所以能将纽约生活中的世情百态和人物勾画得如此鲜活,与他传奇而坎坷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他三岁丧母,十五岁走向社会,当过牧童,做过药店的学徒、西部的牛仔、土地丈量员、会计、新闻记者和银行的出纳;蹲过监狱,做过监狱医务室药剂师和专栏作家;经历过失败婚姻的打击,并因此长期酗酒,最后心力交瘁而逝——曲折的人生、丰富的经历、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使他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的各种现象形象地概括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下层劳动群众生活的贫穷艰辛,道貌岸然的上流骗子,巧取豪夺的金融寡头,肆无忌惮的买卖官爵,小偷、强盗、流浪汉的生活,以及失业、犯罪等等。

另外,他的文字之所以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固然是承继了美国文学幽默风趣的传统,得益于许多同时代作家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丰富阅历,怎能不令读者辛酸地发笑?

从技巧而言,欧·亨利的作品构思新颖,情节跌宕起伏,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也正是这种人意料的结尾,增强了人物的命运特征,或充满悲剧色彩,或点亮人性光辉。仿佛是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当成了一枚向上抛出的硬币,正当你在它将要落地的时候想猜出正反,他却微笑地,把硬币变成了礼花,缤纷灿烂,只留下人怔怔地观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亨利笔法”。

从思想而言,欧·亨利最让人敬佩的一点就是,能像一位荷马式的行吟诗人般,让坚硬的水泥壳长出常青藤来,让爱意洋溢在你的周围——为

美好吟唱，而不管他所在的美国社会多么腐朽、冷漠、无药可救，更不管生命的途中要历经多少艰辛和困苦，欧·亨利总是能够在城市的水泥墙中找到一些感动人的细微处，娓娓道来。比如，在《麦琪的礼物》中，虽然他也写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也传达了社会的冷漠，但却把着力点放在人性的美、人性的伟大和光辉上，往往用带泪的微笑和辛酸的欢乐打动读者。

所以，尽管在欧·亨利的笔下，这些人都是卑微的，是在生活的深渊中无奈而又痛苦挣扎着的，然而感人至深的是这些贫寒窘迫的小人物即使在最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这份爱与关怀是悲苦的人们在困境中的希望，这份爱与关怀是悲苦的人们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这份爱与关怀使悲苦的人们深刻体味苦涩日子中的幸福，一种含泪微笑的幸福。

有一位古人说，人生不如意常有八九，看起来似乎有些颓废，然而就是这位古人，无论身前还是身后，不仅一点儿也不贫瘠，反而留下了很灿烂的美。欧·亨利的笔下其实也是如此——处处透露着对生活的希望，对人生的赞美和善意的讽刺。那一篇篇肺腑的文字，也宛如夏日午后清凉的风；又好像黄昏时分眨眼即逝的最后一抹阳光，暖暖的，柔柔的，不失温暖，又不刺眼。也许就像荷尔德林在《悲剧的意义》中说的“一切原始的不是在原始所具有的长处，而是在其弱点中显现出来，于是生命之光和现象就隶属于每一个整体的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崇高总是从悲剧中诞生出来的原因。

的确，无论如何，柔弱的人类，思想的芦苇，留下的往往比刀枪和枷锁多得多。

目 录

失忆漫游	/ 1
吝啬的情人	/ 11
两位感恩节绅士	/ 17
爱的奉献	/ 22
包打听	/ 28
闹剧	/ 32
麦琪的礼物	/ 37
警察与赞美诗	/ 42
手铐	/ 48
命运之路	/ 51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 69
财神和爱神	/ 74
第三样配料	/ 80
十月和五月	/ 91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 93
苹果之谜	/ 97
带家具的出租房	/ 109
二十年后	/ 115
菜单上的春天	/ 118
醉翁之意	/ 122
没有结束的故事	/ 134
人生的波澜	/ 139
红发酋长的赎金	/ 144
各取所需	/ 153

华而不实 / 158
重新做人 / 164
春天的先兆 / 170
丛林中的孩子 / 175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 180
姑娘和习惯 / 192
虚荣心和貂皮 / 197
圣罗萨里奥的一对好友 / 203
女巫的面包 / 214
公主与美洲虎 / 217
寻宝记 / 223
美食姻缘 / 231
汽车等待的时候 / 245
喂鸽子的人 / 250
最后一片叶子 / 253
遗嘱 / 259



失忆漫游

那天早上，妻子和我正是以通常的方式告别。她放下她的第二杯茶随我走到前门，在门边她扯下我翻领上一根看不见的棉绒线（女人宣布所有权的普遍动作），嘱咐我照料好自己的感冒。我没感冒。接着是她告别的吻——带有新鲜的熙春茶香味的家庭式的吻。没有临时的担心，在她数不清的增添情调的手法里从没有过“担心”一词。由于她的恶癖的长时间的灵巧触摸，把我已夹好了的领带夹弄歪了；我带上大门的时候，听到她的晨拖啪嗒啪嗒地朝着她那杯冷了的茶走去。

我出发时对即将要发生的事一点想法或预感都没有。这病的发作来得很突然。

数周以来，我一直几乎夜以继日，在忙一个著名的铁路诉讼案，几天前我打赢了这场官司。事实上，多年来我差不多没有中断地一心扑在法律上。我的朋友和医生，优秀的沃尔尼医生已警告过我一两回了。

他说：“贝尔福德，如果你不松弛下来，你会突然崩溃的，你的神经或大脑会垮掉的。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周里你没在报上看到过一则失忆症的病例吗——一个迷路的男人，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过去、身份和名字，四处流浪——这一切都是因为过度劳作或忧虑造成的一小块血凝引起的。”

我说：“我始终认为那些例子中的血凝块，恐怕只有在新闻记者的大脑里才找得到。”

沃尔尼医生摇了摇头。

他说：“这种病确实存在。你需要改变或是休息。法院，办公室，家——这是你唯一的出行路线。即便是休息时你也阅读法律书籍。你最好及时接受警告。”

我辩驳说：“星期四晚上，我还跟妻子玩了克里比奇纸牌，星期天她给我读了她母亲每周写来的信。至于法律书籍有没有娱乐性也还有待证实。”

那个早上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沃尔尼医生的话。我的自我感觉跟往常一样好——可能精神比平常还要好。



由于在座席客车不舒服的座位上睡了太久，我肌肉僵硬麻痹地醒来。我把头靠在座位上努力想，想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对自己说：“我肯定有个什么名字。”我翻了翻口袋，里面没有一张卡片，没有一封信函，连一张纸或是一个字母组合都找不到。但是在外套口袋里找到了将近三千美元的大面额的钞票。

“当然，我肯定是某个人。”我反复对自己说，开始再次思索。

这趟车里挤满了男人。我跟自己说，在这些中间必定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因为他们随意地混坐在一起，而且看起来心情和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位肥胖的、戴眼镜的绅士，浑身散发着明显的肉桂和芦荟味儿——友好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坐到我身边空出来的另一半座位上，打开了报纸。在他看报的间隙里，我们像所有旅行者们都会做的那样谈论着时事。我发现自己有信心——至少对我的记忆来说能够维持这种主题的交谈。过了一会儿，我的同伴说：

“很显然，你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这次西部派出了大量优秀的男人。我很高兴他们在纽约举办这次大会。我以前从未来过东部。我叫 R. P. 波尔德，密苏里希克里格罗夫的波尔德。”

尽管没有准备，我还是在这非常时刻迅速反应了过来，就像男人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所做的那样。现在我必须进行一次洗礼——同时扮演着婴儿、牧师以及父母的角色。我的意识继续在慢速运转的大脑里施以援手。来自同伴的持续的药味给了我一个启发，瞟了一眼他的报纸，我的眼睛看到了一则显眼的广告，这进一步帮助了我。

我流利地说：“我叫爱德华·平克默，是一个药剂师，家在堪萨斯的科尼普利斯。”

“我知道你是一个药剂师，”我的旅伴友好地说，“我看到你右手食指被乳钵柄磨成老茧的地方了。显然，你也是来参加我们全国大会的一位代表。”

“所有的这些男人都是药剂师？”我惊奇地问。

“是啊。这车是从西部开出来的。他们也是和你一样的老一代的药剂师了，你们这些专卖药片儿、药丸儿的药剂师里没有一个是用自动贩卖机取代处方桌的。我们呢，自己过滤止痛剂，自己制药片，这倒不是因为不屑于在春天里摆弄少许植物种子，并且支持糖果和鞋子的副业。告诉



你，平克默，这次大会上我有一想法要宣布——他们需要的新想法。哎，你知道药架上那一瓶瓶的酒石酸锑钾和酒石酸钾钠——你是知道的，一个有毒，一个无害。仅看标签，是很容易把这个当成那个的。大部分药剂师把它们放在哪儿呢？哼，尽可能放在彼此离得远的不同的药架上。这显然是不对的。我说应该把它们排放在一起，以便随时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避免弄错了。听懂我这个想法了吗？”

我说：“在我看来，像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好了！我在大会上提出来的时候，你可要给予支持哦。那些东部磷酸橙汁和按摩霜的教授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认为他们的东西是市场上唯一的锭剂，我们要让他们看起来像是皮下注射片剂。”

“假如我能给予任何帮助，”我很兴奋地说，“对了，那两瓶——呃——”

“酒石酸锑钾和酒石酸钾钠。”

我坚决地下结论道：“从此以后应该并排放。”

波尔德先生说：“现在，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在药浆里使用凝固剂——氧化镁和甘草粉——你更喜欢哪一种？”

“这个——呃——氧化镁。”我说，因为氧化镁比另一个词说起来更容易。

波尔德先生透过眼镜怀疑地看了我一眼。

他说：“我用甘草粉，氧化镁会结块。”

“这又是一个那些捏造失忆症的病例之一，”过了一会儿，他边说，边递给我他的报纸，手指指在一篇文章上。“我不相信这些人，我认为这些人当中十有八九都是骗子。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厌倦了他的事业和家人，想开心一下罢了。他从某处蹦了出来，当他的亲人们找到他时，他只好假装失去了记忆——忘记了他的名字，甚至忘记了他妻子左肩上的红色胎记。失忆症！啧啧！他们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失忆呢？”

我拿过报纸仔细看了起来，尖刻的大字标题后是正文——

丹佛，6月12日电。——一位著名的律师埃尔文·C·贝尔福德三天前从他家中出来后神秘地失踪，寻找他的所有努力全都徒劳无功。贝尔福德先生是一位具有很高声望、拥有大量利润可观的法律业务的著名市民。他已结婚，家庭美满，并拥有州里最大的私人藏书

室。在失踪的那天，他从银行提取了数额相当大的一笔钱。从银行出来后再也没人见到过他。贝尔福德先生是个异常本分和恋家的男人，他似乎是在家庭和事业中找到了幸福。如果说他奇怪的失踪有任何线索的话，那么，从几个月来他所关注的与邱伊兹铁路公司相关的诉讼案子里，应该可以找得到一些。医生认为，恐怕是过度的工作影响了他的头脑。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寻找这个失踪男人的下落。

看完这则新闻后，我说：“波尔德先生，在我看来，你似乎完全是在冷嘲热讽。这则新闻还是可靠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这个男人，事业兴旺，婚姻幸福，并且受人尊敬，为什么要突然选择放弃一切呢？我确信这些失忆真的发生了，那些男人们确实发现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过去或没有家庭，在失忆中漂泊着。”

波尔德先生说：“啊，胡说八道！他们是在寻欢作乐。现今的教育太普遍了。男人们都知道了失忆症，就用它来做借口。女人们也变聪明了。当一切结束时，她们会看着你的眼睛，像你希望的那样科学地说：‘他对我施了催眠术。’”

于是，波尔德先生转移了话题，但是他的评论和观点对我没有帮助。

我们在晚上大约一点钟时到达纽约。我乘出租车去了一家旅馆，在登记簿上写下“爱德华·平克默”这个名字。这么做时我全身充满了一种绝妙、狂热而令人兴奋的轻快——那是一种无限自由的感觉，一种获得新生的脱胎换骨般的感受。我就像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似的，那旧日的枷锁——不管它们是什么——被从我的双手和双脚上打破了。仿佛婴儿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我的前途一片光明，我还能装备上一个男人的学问和经验开始这趟全新的历程。

那个旅馆职员看了我足有五秒钟，我想也太长了点。我没有行李。

“我是来参加药剂师大会的，”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行李居然没有送到。”我取出一卷钱来。

“啊，”他露出一颗镶金的牙齿，“有相当多的西部代表在我们这儿落脚。”他打铃叫来了男仆。

为了能给我的角色增添几分色彩，我做着努力。

我说：“我们西部代表在进行一个重要的活动，要向大会建议把装有酒石酸锑钾和酒石酸钾钠的瓶子并排放在药架上。”



那个职员匆忙地说：“先生的房间是 314 号。”我被迅速带到了我的房间。

第二天我买了皮箱和衣服，开始过起了爱德华·平克默的生活。我没有努力让自己的大脑去解决有关于过去的问题。

举起我嘴边的这只巨大岛屿城市兴奋而冒着泡沫的酒杯，我感激地饮了它。曼哈顿的钥匙属于能承受它们的人，你必须既不是这个城市的客人，也不是它的牺牲品。

接下来的几天异常珍贵。爱德华·平克默虽然出现了仅几个小时，但是也知道羽翼丰满而不受限制地偶遇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世界，是一种多么罕见的快乐。我仿佛是坐在一个有着剧院和屋顶花园的魔毯的入口处，正在把一个人送进奇妙而快乐的国度，那里充满了嬉戏的音乐、漂亮女孩和模仿人类奇形怪状而诙谐放肆的滑稽戏。我不受空间、时间和举止的任何束缚，随心所欲地到处闲逛。我在怪诞的餐馆里进餐，在更加怪诞的公园长餐桌上演奏着匈牙利音乐，和雄辩机智的艺术家雕塑家们一起狂野地呼喊，又或者，在那里，夜生活像是正在放映的电影似的在电灯下颤动；女帽、珠宝及其所装饰出来的女人，还有使这三样成为可能的男人们又一次为了狂欢和这蔚为壮观的景象，全都聚到了一起。在所有这些景象里，我一下子弄明白了以前从不知道的一件事，那就是自由的钥匙并非握在放纵的手里，而是握在习惯的手里。礼仪是一道必须付费的关卡，不打破它，就不可能进入自由的国土。在所有光彩夺目的，表面的混乱、炫耀、放纵里，我看到了这条规则，谦虚，然而跟坚定一样，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因此，在曼哈顿你只要服从了这些不成文的规则，那么你将是自由里最自由的。如果你拒绝受到它们的束缚，你就戴上了枷锁。

有时，在自己内心情绪的催促下，我会找一个让人联想起出身高贵的生命和微妙的克制，堂皇而又轻柔得嗡嗡作响的温室，到那里去用餐。此外，我还会常常坐汽船下到水道里。船上挤满了到曼哈顿海滨寻找粗俗的乐子的大声喧哗着的、打扮入时的、不受约束的、卿卿我我的小职员和女售货员们。还有百老汇——光彩夺目，富丽堂皇，诡计多端，变化莫测和令人满意的百老汇——让人们像吸食鸦片上瘾似的越来越喜欢它。

一天下午我回旅馆时，一个长着一个大鼻子蓄着黑胡子的粗壮男人在门廊里挡住了我的路。我要从他身边走过去时，他用令人不快的亲密

跟我打起了招呼。

“喂，贝尔福德！”他大声嚷道，“你到底在纽约干什么？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能把你的老书斋里拖出来。是跟夫人一起来，还是独自来办点事，呃？”

我把手从他紧握着的手里抽出来，冷冷地说：“你搞错了，先生，我叫平克默。请原谅。”

那个男人退到一边，显然吃了一惊。我走向旅馆职员의 办公桌时听到他叫来男侍应生，说是需要电报表格什么的。

我跟旅馆职员说：“你要快给我结账，半小时之内把我的行李拿下来，我不喜欢住在这个被自以为是的人打扰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搬到了一家旅馆，一家位于第五大道下游的安静的老式旅馆。

离百老汇不远有一家餐馆，到那里用餐几乎如同置身户外的热带植物中一般。安静、奢华和无可挑剔的服务使那里成为一个吃午饭或点心的理想场所。

一天下午，我在那里小心地穿过花草，正往一张桌子走过去时，忽然感到袖子被什么东西绊住了。

“贝尔福德先生！”一个惊讶甜美的声音大声叫道。

我迅速转过身来，看到一位独自坐着的夫人——一位三十岁左右，长着一双非常美丽的眼睛的夫人，她看着我，好像我一直是她非常亲密的朋友似的。

“你差点就没注意到我，”她责怪说，“不要告诉我你不认识我。为什么我们不握握手呢——至少在十五年前为什么不握一次呢？”

我立刻跟她握了握手，在她那张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扬眉毛唤来一位正在周围徘徊的侍应生。那位夫人摆弄着一份冰橙汁，我点了一份薄荷开胃酒。她古铜色的头发略带红色，你可能看不到，因为你无法把视线从她眼睛上转开来，但是你能意识得到，正如黄昏时分望向树林深处时也可以意识得到落日。

“你确定你认识我吗？”我问。

“不。”她微笑着说，“对此我从不肯肯定。”

我略感不安地说：“如果我告诉你我叫爱德华·平克默，来自堪萨斯





的科诺普利斯，你会怎么想？”

“我会怎么想？”她重复着，愉快地瞥了我一眼。“噢，当然了，你没有带着贝尔福德夫人一起来纽约。我真希望你把她带来了，我早就想看看玛丽恩。”她稍稍放低声音——“你没怎么变，埃尔文。”

我感到她迷人的双眼更加近距离地打量着我的眼睛和面庞。

“不，你变了。”她修正了一下，末尾的语调里加入了一个温柔、欣喜的音符，“我出来了，你没有忘记，你连一年一天甚至一小时也没有忘记过。我告诉你永远不能忘记。”

我不安地把吸管插进了薄荷开胃酒里，在她的注视下有点心神不安地说：“真的请您原谅。而且麻烦的是，我已经忘了，我忘记了所有的事情。”

她嘲笑我的否认，她似乎在有趣地嘲笑着从我的脸上看到的東西。

“我听你这么说过很多次了，”她继续说，“你是西部——丹佛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律师，对不对，或是洛杉矶？玛丽恩一定非常为你骄傲。我想，你知道，在你结婚六个月后我也结婚了。你可能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仅仅鲜花就花了两千美元。”

十五年前，她已经提过了。十五年，很漫长的一段岁月。

我稍稍胆怯地说：“现在祝贺你会不会太晚了？”

“只要你敢，就不晚。”她以一种优雅而无畏的语气答道。我沉默了，开始用指甲弄皱桌布上的图案。

她朝我倾过身子，相当急切地说：“告诉我一件事情——一件我多年来都想知道的事——当然，只是出于女人的好奇——从那天晚上起，你还敢碰一碰、闻一闻或者看一看白玫瑰，带着雨珠和泪珠的白玫瑰吗？”

我吸了一口薄荷开胃酒。

“我想，要我复述我已完全忘记了的这些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叹了口气说，“我的记忆完全出错了，我没必要说我对此感到有多遗憾。”

这位夫人把双臂搁到桌子上，眼睛里再次流露出对我这番话的蔑视，并且沿着它们自己的路线直透我的灵魂。她轻声地笑了，笑声里透着古怪——那是幸福的笑——是的，还有满足——以及痛苦。我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转开来。

“你说谎，埃尔文·贝尔福德。”她满怀喜悦地吸了一口气，“啊，我知

道你在说谎!”

我呆呆地凝望着蕨丛。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平克默。”我说,“我是来参加全国药剂师大会的代表。我们有一项关于将酒石酸锶钾瓶子和酒石酸钾钠瓶子并排安放的活动正在进行,这两种药名称非常相似,也许你会有些兴趣的。”

这时,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停在了门口。这位夫人站起身来,我握着她的手,鞠了一躬,对她说:“我为我的失忆感到非常抱歉,我能解释,但又害怕你不会理解。你不会承认我是平克默,但我真的完全无法想起玫——玫瑰和其他的事情了。”

她步入马车时,带着她幸福而忧伤的微笑说:“再见,贝尔福德先生!”

那天晚上我去了剧院。回到旅馆时,一位穿着黑色衣服,似乎对用一块丝绸手帕摩擦指甲很感兴趣的优雅的男人,神秘地出现在我身旁。

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食指上,很随便地说:“平克默先生,我能请您跟我到一边谈一会儿吗? 这儿有一个房间。”

“当然可以。”我回答。

他领着我走进一间私人小会客室,一位夫人跟一位绅士正等在那里。那位夫人,若非脸色不那么显得忧虑和疲惫的话,我猜她的容貌一定会是异乎寻常地美丽。我喜欢的正是她这样的体型、外貌和容貌。她穿着旅行的衣着,表情极其热切地焦急地盯着我,随后一手颤抖着按向胸脯。我想她就要走上前来来了,可那位绅士却用一个命令的手势阻止了她。然后他自己朝我走了过来。他年约四十,两鬓斑白,长着一张坚定、深思的脸。

他亲切地说:“贝尔福德,我的老朋友,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当然,我们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知道,我警告过你你工作过度了。现在,你得跟我们一起回去,马上做回原来的自己了。”

我讽刺地笑了。

我说:“我已多次被人称为‘贝尔福德’,所以听起来已不那么刺耳了。尽管如此,最终它可能会变得令人厌倦。你们为什么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的名字是爱德华·平克默,在这一生里我从没有见过你?”

在这位绅士作出回答前,那位夫人发出了一声哀嚎,她躲过他阻止的手臂,哭喊着扑到我身上,紧紧地贴着我,叫道:“埃尔文! 你真是伤透了我的心。我是你妻子——叫一声我的名字——叫一声! 我宁愿看到你





死，也不愿见到你这样。”

我很礼貌却很坚决地拉开她的手臂。

“夫人，”我严厉地说，“我知道让你接受我们只是长相相似的事实，会让你感到突然，请您原谅。”由于想到了这个办法，我感到好笑地接着说：“遗憾的是，这个贝尔福德和我不能像酒石酸锑钾和酒石酸钾钠一样，为了辨认的目的并排放到同一个架子上。”我快活地收尾道，“为了了解这个暗示，你可能需要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药剂师全国大会。”

那位夫人转向她的同伴，紧紧抓住他的手臂。

“那是怎么回事，沃尔尼医生？啊，那是什么？”她喃喃地问。

绅士把她领到了门边。

我听到他说：“回你的房间待一会儿，我留下来跟他谈谈。他的大脑？不，我想不会……只是部分而已。是的，我肯定他会恢复。到你的房间去，让我跟他谈谈。”

那位夫人离开了。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也往外走去，仍然若有所思地修着指甲。我想他肯定是等在客厅里。

“如果可以的话，平克默先生，我想跟你谈一会儿。”留下来的绅士说道。

“非常愿意，如果你想的话，”我回答，“如果我想坐得舒服些，你会允许吧，我已经相当累了。”我在窗子旁边的沙发上展开四肢，然后点燃一支雪茄。他挪了一张椅子坐到了我的旁边。

他安慰地说：“让我们说重点，你的名字不叫平克默。”

我冷冷地说：“我跟你一样清楚。但是一个人总得有某个名字。我向你保证我也不是很欣赏平克默这个名字。但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命名时，好名字似乎不会自己蹦出来。但是相对于苏兰豪森或斯柯罗金斯，我认为还是做这个平克默更好一些。”

“你的名字叫埃尔文·C·贝尔福德。”那位绅士严肃地说，“你是丹佛最好的律师之一。你正患着失忆症，这病让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病因是你过于专注工作，以及，也许你的生活太缺乏正常的娱乐。刚刚离开房间的夫人是你的妻子。”

“她是一个我会称之为漂亮的女人。”我慎重地停顿片刻后说，“我特别喜欢她那深浅不一的褐色头发。”

“她是一位令人感到骄傲的好妻子。自从你失踪后，近两周来，她几乎没闭过眼。我们通过一个从丹佛到纽约来旅行的人伊西多尔·纽曼发来的电报得知你在纽约。他说在这里的旅馆见到过你，你却认不出他了。”

“我想我记得这件事情。”我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家伙叫我‘贝尔福德’。可是，哎，你不认为该是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时候了吗？”

“我叫罗伯特·沃尔尼——沃尔尼医生。二十年来一直是你亲密的朋友，做过你十五年的医生。一接到电报我就和贝尔福德夫人来找你。努力，埃尔文，老朋友——努力记起来！”

“努力有什么用？”我皱了皱眉头问，“你说你是医生。失忆症治得好吗？当一个人失去了记忆，是需要慢慢恢复过来，还是会突然恢复过来？”

“有时是不完整地逐渐恢复，有时就跟记忆失去时一样突然恢复。”

“你会负责对我的治疗吗，沃尔尼医生？”我反问道。

“老朋友，我会尽一切能力，并采取所有的科学手段为你治疗的。”他说。

“非常好，也就是说，你会把我当作你的病人。那么，现在的一切就都是秘密了——职业秘密。”

“当然。”沃尔尼医生说。

谁把一瓶白玫瑰——一束清新的带着水珠散发着香味的白玫瑰——放在了会客室中央的桌子上？真是太讨厌了！我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一把抓起玫瑰，远远地扔到了窗外，然后再次躺到了沙发上。

“鲍比，”我说，“突然痊愈，真是太好了。总之，所有一切，太让我厌倦了。现在你可以走了，然后把玛丽恩带进来。不过，啊，医生，”我叹了口气，一边朝着他的胫骨猛踢一脚，“我的好老医生——太让人高兴了！”